



亞非作家會議
熱烈敬祝！

塔什干精神萬歲

——中国作家論亞非作家會議

塔什干精神万岁

——中国作家論亞非作家會議

世界文学社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136,08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6\frac{11}{16}$ 插頁 14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精)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冊

編者的話

亞非作家會議是1958年10月7—13日在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都塔什干舉行的。這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不僅在亞非各國的文學發展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同時在亞非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史上也展開了新的一頁。我們知道，遠在紀元前6世紀，溝通東亞和西亞的“絲綢大路”，就經過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而亞非作家會議在塔什干這個著名的城市召開，自然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就在這次會議上，亞非各國的作家繼承了亞非各國人民的悠久的傳統友誼，舉行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大會見，並且大家都在爭取人類進步和民族獨立解放，在反對殖民主義、保衛自由和世界和平，在加強亞非各國人民的友好團結、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因此大家把這次會議稱為“文學的萬隆會議”；把這次會議的精神稱為“塔什干精神”，這決不是偶然的。

亞非作家會議召開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1956年12月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第一次亞洲作家會議時，蘇聯東方和中亞各共和國的作家代表們，曾建議下一次會議於1958年在塔什干召開，這個建議受到會議全體參加者的熱烈歡迎。1957年12月在埃及開羅舉行的亞非團結大會上又通過了一項決議，号召到會的各國作家積極參加在塔什干召開的作家會議，這就

成为召开亚非作家會議的肇始。1958年6月初旬，苏联、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日本等五个国家的作家代表（我国代表为戈宝权、袁水拍），在莫斯科举行預备會議，发表了召开亚非作家會議的公报和告亚非作家書，并决定8月間开始召开亚非作家會議筹备委员会。8月下旬起，苏联、中国、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喀麦隆、蒙古、泰国、錫兰、日本等十个国家的作家代表（我国为刘白羽、郭小川），在塔什干开始亚非作家會議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大会一切筹备事宜。

亚非作家會議于10月7日在塔什干城的納沃伊歌舞剧院隆重开幕。参加这次會議的，亚洲方面有阿富汗、緬甸、柬埔寨、錫兰、中国、塞浦路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約旦、朝鮮、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越南等国的作家代表；非洲方面有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喀麦隆、达荷美、加納、尼日利亚、塞內加尔、索馬里兰、苏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烏干达等国的作家代表。苏联方面参加的，有苏联东方和中亚一带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作家代表。苏联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也派了作家列席。此外，會議还邀請了欧洲、美洲十二个国家的作家作为来宾参加。我国派遣了由团长茅盾、副团长周揚和巴金等二十一位作家組成的代表团，出席参加了这次會議。會議共开了六天。在大会上，亚非各国作家就（一）亚非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二）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这两項議程进行了发言。我国代表茅盾就第一項議程作了题为“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

学”的报告；周揚就第二項議程作了题为“肃清殖民主义的毒害，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报告。此外，會議还又分成五个专题小组，就（一）儿童文学及其教育意义；（二）妇女对文学的贡献；（三）亚非国家戏剧文学的发展；（四）广播、电影、剧院与文学的联系；（五）发展亚非作家之间的友好接触等五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作家分别参加了这五个专题小组，謝冰心、許广平两人被选为第一和第二两个专题小组的主席。

亚非作家會議于10月13日閉幕，會議上一致通过了“亚非作家會議告世界作家書”，并决定在錫兰成立常設机构——亚非作家常設事務局。这次會議还决定下一次的亚非作家會議于1960年在开罗举行。

亚非作家會議閉幕之后，苏联政府于10月2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举行了盛大的酒会，招待亚非各国作家。苏共中央第一書記、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晓夫在酒会上这样講道：

亚洲和非洲——这是两个具有最古远的文化的大洲。但是它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次激动人心的文学家的會議，正象你們所参加的这次會議一样。这样多的大小国家和民族：人民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們中亚的各共和国、加納、象牙海岸以及其他許多国家的文学巨匠們，最初欢聚一堂。和已经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各国的代表們一起参加这次會議的工作的，还有那些来自目前尙受着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作家們，还有那些来自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国家的作家們。

同志們和朋友們：你們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你們信仰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但是对于自己的人民的热爱，对于他們特有的民族传统，对于他們的文学宝藏的尊敬，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視的普遍的憎恨，把你們所有的人因結在一起。你們

的會議的強有力的聲音，已經响彻地球上的五大洲。

接着赫魯曉夫又講道：

大家告訴我，在你們的會議的進程當中，在許多發言人的講話當中，誕生出了一個新的名詞——塔什干精神。你們所理解的這個名詞的含義，就是各族人民的文化巨匠們，在為了人類的偉大目標所進行的鬥爭中要能相互友好了解與合作；就是作家要和自己人民的生活緊密聯繫；就是文學要積極參加你們的國家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鬥爭，而在那些已經獲得自由與獨立的地方則是積極參加新生活的建設。

我和我的同志們，願望在會議的日子裏面把你們團結在一起的這種友好和相互了解的精神，更加日益壯大和發展起來。在我們的時代，不用說，假如一位好的作家，他和人民密切聯繫，他靠了人民的思想和希望而生活，那麼他不僅是一位生活的表現者，同時他還是一位進步的戰士和旗手。

我們可以毫不懷疑地說，就是把你們在會議上團結起來的這個精神，不僅會促進亞非兩大洲的文學的有益的聯繫的鞏固，而且還會促進世界文化的順利發展，促進東方的先進文化和西方的先進文化之間的聯繫的鞏固。

赫魯曉夫所講的這些話，是有着深刻的意義的。我們從此也不難看出，亞非作家會議的勝利召開，在增進亞非各國作家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團結方面，在促進亞非各國人民爭取人類進步和民族獨立解放、反對殖民主義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方面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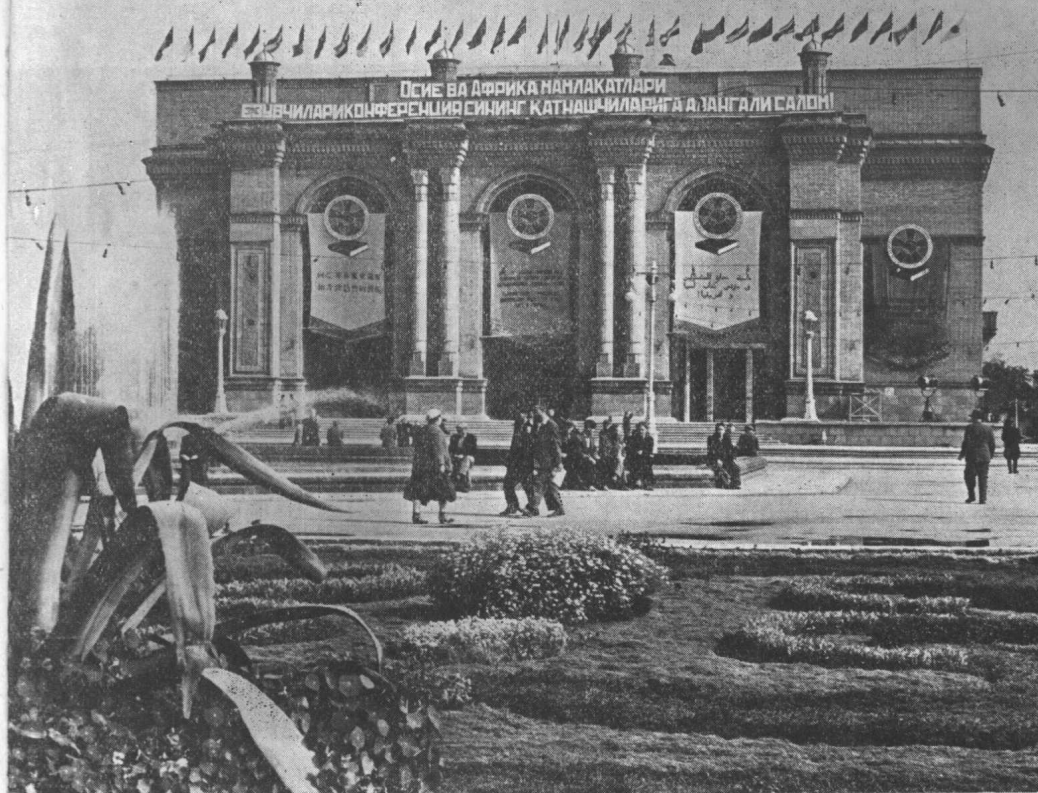
亞非作家會議的召開已快一周年了。在這一年當中，我國出席參加亞非作家會議的作家和詩人，曾寫了不少的詩文，做了不少的報告，來闡述“塔什干精神”；同時我國作家又根據

亞非作家會議的決議，成立了與亞非作家常設事務局保持聯繫的中國聯絡委員會（主席為茅盾，副主席為劉白羽、蕭三）。從去年起，《譯文》雜誌和改版後的《世界文學》雜誌廣泛地介紹亞非國家的文學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新的文學出版社也先後出版了大批的亞非作家的著作。我國和亞非各國作家的交往也更為密切，在亞非作家會議閉幕後即會有不少亞非國家的作家（特別是非洲的作家）到我國來訪問。他們在我國訪問時，正好是我國展開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全民大煉鋼鐵的時候，他們不僅親眼看到我們的人民公社，他們還和我們的作家在一起煉了好幾爐“友誼鋼”。當巴基斯坦著名的詩人費茲，在參加亞非作家會議返國之後即被逮捕時，我國作家又曾向巴基斯坦當局提出抗議，對這位和平戰士作了有力的聲援。從這許多事實都可以看出，我國作家怎樣響應亞非作家會議的號召，並且把“塔什干精神”體現到我們的活動和創作中去。

當亞非作家會議的召開即將滿一周年時，我們特把有關亞非作家會議的重要文獻和我國作家所寫的有关詩文編印成書，作為我們中國作家迎接和慶祝亞非作家會議召開一周年的禮物！

《世界文學》編輯部

1959年9月



亞非作家會議的會場——國立納伏伊歌舞劇院的外景



亞非作家會議的主席團。蘇聯名作家及詩人吉洪諾夫代表蘇聯作家向大會致歡迎詞。



會議的各國作家代表席。

在會議席上，周揚、劉白羽、蕭三在閱讀報紙。





在會議的展覽室里。苏联作家吉洪諾夫和
中国、越南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作家們談話。

中国作家楊朔和烏干达作家
俄馬尔·森諾加交談。





亞非作家會議期間，中國作家許廣平在塔什干紡織聯合工廠向職工們講話。



亞非作家會議期間，在塔什干的剧院廣場上舉行的書市的一角。